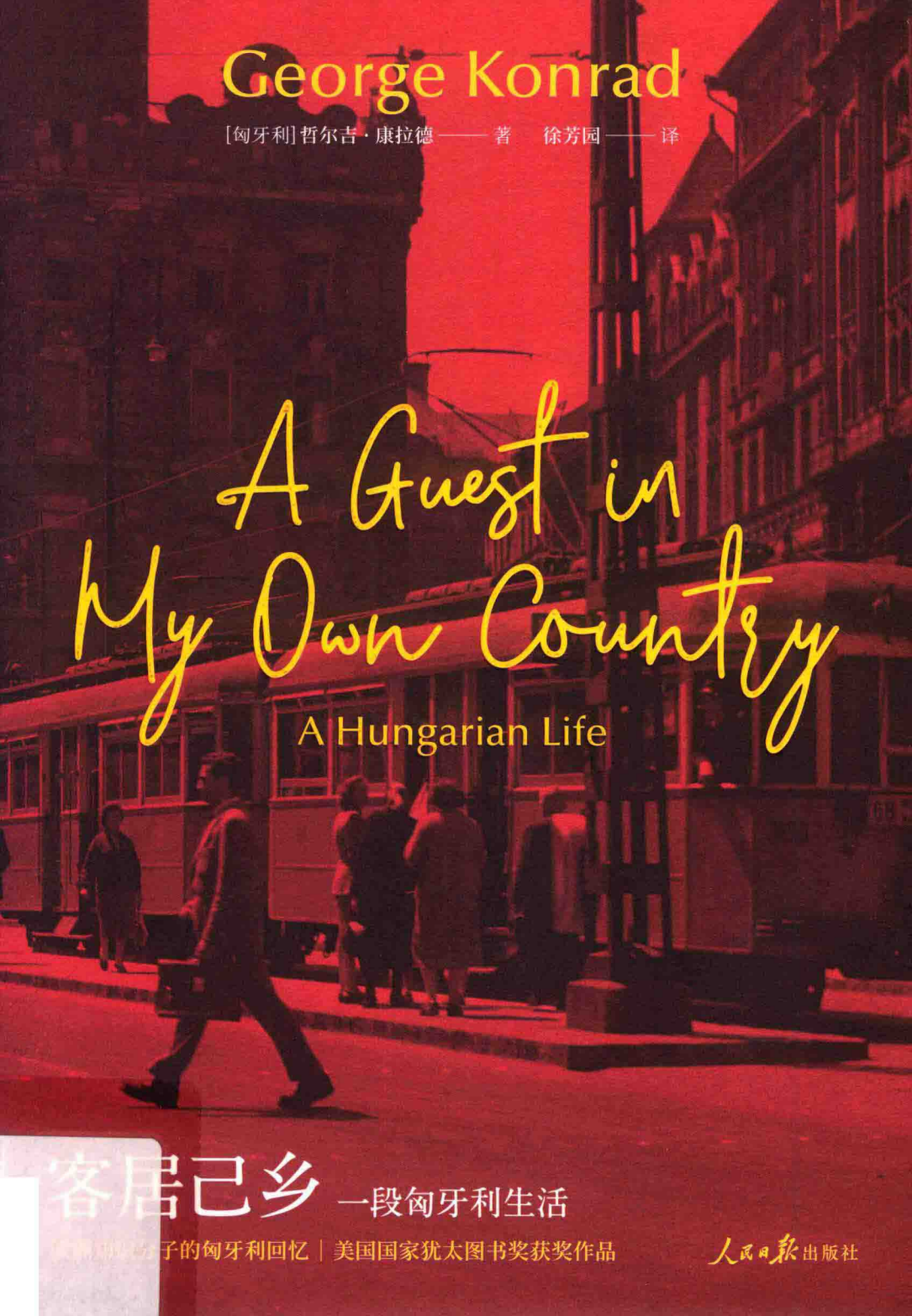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George Konrad

[匈牙利] 哲尔吉·康拉德 —— 著 徐芳园 —— 译

*A Guest in
My Own Country*
A Hungarian Life

客居己乡

一段匈牙利生活

美国犹太分子的匈牙利回忆 |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George Konrad

*A Guest in
My Own Country*
A Hungarian Life

客居己乡

一段匈牙利生活

[匈牙利] 哲尔吉·康拉德 —— 著

徐芳园 —— 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客居己乡：一段匈牙利生活 / (匈) 哲尔吉·康拉德 (George Konrad) 著；徐芳园译. —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18.11

ISBN 978-7-5115-5696-7

I . ①客… II . ①哲… ②徐… III . ①回忆录—匈牙利—现代

IV . ① I51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7080 号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8-3067 号

书 名：客居己乡：一段匈牙利生活

作 者：[匈] 哲尔吉·康拉德

出 版 人：董 伟

责任编辑：蒋菊平 钱慧春

特约编辑：杨晓琼

封面设计：COMPUS · 道辙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33

发行热线：(010)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

邮购热线：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：(010) 65369511
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40mm 1/32

字 数：191 千字

印 张：8.75

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5-5696-7

定 价：48.00 元

George Konrad

哲尔吉·康拉德 (1933—)

匈牙利犹太人，小说家。

1933 年，康拉德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。

1944 年，德国占领匈牙利，康拉德的同学被尽数送至集中营，无一生还。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。

1953 年，进入罗兰大学学习。

1956 年，参与匈牙利革命。大学毕业后，曾从事过多种职业：教师、编辑、翻译、工厂工人、儿童福利督导……儿童福利督导的工作经历为他的第一部小说《社工》(*The Case Worker*, 1969) 提供了创作素材，该书被译成 13 种语言。欧文·豪评价：“单这一本书便足以奠定康拉德在欧洲文学界的重要地位。” 1965 年，进入匈牙利城市科学与规划研究院，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。1974 年，与人合作出版《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》(*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*)。1977 年和 1982 年出版文集《自治的诱惑》(*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*) 与《反政治》(*Antipolitics*)。评论者将他的作品与亚当·米奇尼克、米兰·昆德拉、瓦茨拉夫·哈维尔、切斯瓦夫·米沃什和丹尼洛·契斯的相比较。

1989 年开始，他积极参与匈牙利公共生活，成为匈牙利民主转型的重要铺路者。1990 年，当选国际笔会主席，1997—2003 年，两次当选柏林艺术学院主席，其间获授亚琛国际查理曼奖 (2001)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功绩勋章 (2003)。另著有《城市建设者》(*The City Builder*, 1980)、《失败者》(*The Loser*, 1983) 和《花园中的盛宴》(*A Feast in the Garden*, 1992) 等，并获得赫尔德奖 (1983)、马内斯·斯佩贝尔奖 (1990)、歌德奖章 (2000)、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位 (1996) 等荣誉。

三辉书系 | 昨日世界

客居己乡：一段匈牙利生活

你没说的事：苏联往事与归家之路

失忆症患者

选题机构 三辉图书

策划人 严搏非

责任编辑 蒋菊平 钱慧春

特约编辑 杨晓琼

内文制作 陈佳炜

装帧设计 COMPUS·道辙



三辉图书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For ELUTAZÁS ÉS HAZATÉRÉS:

Copyright © 2001 by György Konrád

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Hungarian title of the said work.

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original Hungarian title ELUTAZÁS ÉS HAZATÉRÉS
by Noran, Budapest, 2001

For FENN A HEGYEN NAPFOGYATKO ZASKORÜ:

Copyright © 2003 by György Konrád

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original Hungarian title FENN A HEGYEN NAPFOGYATKO
ZASKORÜ

by Noran, Budapest, 2003

The author has approved the abridgement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People's Dail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目 录

离去与归来 001

日食时分，独立山丘 117

离 去 与 归 来

DEPARTURE

AND

RETURN

1945年2月，我们坐在一节纹丝不动的运畜车厢的长凳上。车门敞开，疾风经过积雪的平原呼啸涌入车厢，把我定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我不想长期客居布达佩斯，我想回家——旅程为时一周——回拜赖焦新村¹。我们的父母在那儿被掳走，而我们在驱逐行动前一天设法离开了那里。假若我们晚走一天，就会葬身奥斯维辛。我当时十四岁的姐姐有可能幸存，但我只有十一岁，门格勒医生²把我所有同学，一个不落地，送进了毒气室。

关于双亲的下落，我们一无所知。我已不寄希望于此：从楼梯走到玄关再到浅蓝色的客厅，发现一切如故。我觉得我在那里将什么都找不到。但是如果我闭上双眼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重现往事：走下楼梯，跨过漆成黄色的铁门，然后看见瓷砖烤炉旁的父亲，摩擦着双手，微笑着，闲聊着，蓝眼睛扫视每个人，带着一种信任又顽皮的凝视，仿佛在问：“我们彼此理解，不是吗？”饭后他会去阳台，在躺椅上伸展四肢，点一支长长的、插在金滤嘴里的孟菲斯牌香烟，翻阅报纸，然后打盹睡去。

从我记事以来，我就有种隐秘的怀疑，即身边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孩子。我发觉我的父母也是如此，毫不担心我们偷听，他们会在全家合睡的大床上开玩笑取乐：就像姐姐和我会做的那样。

1 拜赖焦新村（Berettyóújfalu）：匈牙利城镇，位于该国东部，由豪伊杜-比豪尔州负责管辖，以巴尔克乌（Berettyó）河命名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。）

2 门格勒医生（Dr. Mengele）：约瑟夫·门格勒（Josef Mengele, 1911—1979），人称“死亡天使”，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。

从五岁起我就知道，要是希特勒赢了，我就会被杀死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坐在母亲的腿上问，希特勒是谁，为什么说了犹太人这么多坏话。她回答说她不知道。可能他是个疯子，可能只是残忍。有个人说犹太人应该消失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消失呢，就算我们消失了，我们又该去哪里？就因为这个希特勒，我的保姆满怀热情追随的希特勒，想出了这些疯狂念头，好比说把我们打包送到其他地方去。

希尔达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？她怎么可能因为我消失而高兴，同时又每天早晨如此温柔地给我洗澡，跟我玩耍，让我依偎在她身边，甚至有时候和我一起溜进浴缸？对我这么好的希尔达怎么会希望我发生不幸呢？希尔达很漂亮，确实漂亮，但也蠢得很明显。我很早就断定任何威胁我的东西都愚蠢透顶，因为我人畜无害。我不同意任何一样对我有害的东西能算得上聪明主意。

从我记事以来，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那个五岁孩子，骑着自行车一路冒险至巴尔克乌桥，然后凝视桥下的河流。它在夏天仅宽八或十米，黄浊的河水在长满青草的河道里流动，假装温顺却暗藏旋涡。到今天我依然是那个男孩，丝毫没有改变。春天，我从桥上看着涨水的河流卷走整幢房屋、连根拔起大树，看着它冲刷堤岸，看着牲畜残骸漂过。你可以在房子之间划船，河岸附近的街道都沉入了水下。

我觉得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完全依靠，危险四处潜伏。碎塔内部空气幽凉，略有霉味，且蝙蝠遍布。我被老鼠吓到了。土耳其人曾经围困它并最终攻下了它。这是一片荒凉之地，一片占领区，无数军队曾在此经过，无数亡命之徒、强盗、乡村土匪和赏金猎人曾在这片平原上疾驰。居民躲到沼泽地里避难。

在我的童年回忆里，人们有一种缓慢的谈话方式：绵延不绝，并且热忱亲切。他们交流起来不紧不慢，不期望即时得到回复。牧民在每天下午赶牛回家时将鞭子抽得猎猎作响。还有比豪尔的持刀者：打断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可能导致一场刺杀。

长发卷曲在头两侧，背带吊着裤子，我就以这副模样走进了客厅。椅套是蓝色的，桌布也是。客厅通往阳台，那里洒满阳光，还有奶酪点心和热可可等着我大驾光临。我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，也注意到了当天为我工作的很多人，这才得以进入客厅。浴室的取暖炉和客厅里的瓷砖烤炉都点上了火，卫生也已打扫完毕。从厨房传来烹制食物的声音。

我支起耳朵静听：这可能是矮小的托特先生，来送水牛奶和水牛黄油。夏天，在去瓦劳德¹的路上，透过火车窗户，我能看到他的牛群懒洋洋地浸在一个大水塘里，几乎不把头抬离水面。托特先生的个头比我大不了多少。他展开用来装钱的镶边手帕时非常优雅，里面也包含我们每月付的乳品费：牛奶、奶渣和酸奶油，样样纯白，好比水牛通体漆黑。

我当时希望长得高大强壮，然后抱着希望捏了一下我家车夫的肱二头肌。它有着漂亮的凸起形状，我想要我自己的也能同样黝黑厚实。安德拉斯和他的马久尔卡会用水箱推车从自流井那里运水过来。女人们则每人带着两个水罐排队等候。我记得安德拉斯和久拉，以及薇尔玛、伊尔玛、尤利什卡，厨房的雷吉娜，还有安妮、希尔达跟育儿室的利维娅。

炉火还在瓷砖烤炉里噼里啪啦地烧着。在灰烬开始崩塌前不需要

1 瓦劳德（Várád）：匈牙利巴兰尼亚州所辖的一个村。

关烤炉门。我摸着它的边缘，在餐桌旁坐下，椅子上放着一个靠垫。九点了。我的父亲八点下去店里；他的助手和差役在门口等着他。我会在姐姐埃娃和保姆的陪伴下吃早饭，他不会在场。母亲要是能腾出空来，过一会儿也会加入我们。她会把她们的钥匙放到蓝桌布上。开关各种门和抽屉要花很长时间。

这可能是我的第三个生日，是个星期六。明亮的阳光在我家后面犹太教堂的黄墙上跳跃不定，令人目眩。花园里的栗子树和酸樱桃树已经萌发新芽。客厅很安静，但是我听得到餐厅里传来的窸窣窸窣声。我不期待门打开，因为门一开我就必须公开表达我的快乐。你一旦得到礼物，就必须和他们玩耍。你能在摇摆木马上坐多久？

大新闻是鹳在犹太教堂约柜旁的塔上安了家；严冬没有摧毁它们的巢。一座塔住着全家，另一座专属一家之长；傍晚时分，给一家老小分配完打猎果实后，它会退到那里冥思，单腿独立，长喙收起。

装柴火的箱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。它和燃烧的橡木的香味混合在一起。从这里，我们可以行进到我父母的卧室里，那里被母亲衣柜的味道占据，无处不在的薰衣草味，驱蛾剂的味道。另一重激动人心的气味交响乐呼唤我前往厨房，但是我们这会儿还在吃饭（好吧，可能只是一块奶酪甜点，来配我加了牛奶的咖啡）：洋葱和带血肉块的味道太冲了，我也没准备好看到一只家禽躺在石头上，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，射到白色的搪瓷盘子里。（用人们会让它凝固，然后配上炒洋葱，做成上午的餐前点心。）

早餐棒极了。现在让我们认真计划接下来做什么。我们会下楼来

到父亲的五金店，店面宽十米长二十米，有个当仓库用的地下室。只要是铁做的东西，在这里都能找到——任何琼卡－比豪尔县居民用得上的东西。之所以叫琼卡－比豪尔（“残破的比豪尔”），是因为相邻的特兰西瓦尼亚¹，包括其首府纳吉瓦劳德²（连同我大部分家族成员，说匈牙利语的中产阶级犹太人）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匈牙利分离出去，然后拜赖焦新村就成了比豪尔县残部的中心。所有人都会在每个星期四过来赶集，进行采购，甚至有人从边远村庄赶来。

在那天，一大早就开始热闹：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，冬天马车还要垫上滑轨。就算是儿童房紧闭的窗户也不能完全隔绝马蹄的嗒嗒声、马儿的嘶鸣声、马车的辘辘行驶声和牛的哞哞叫声。父亲的五金店里挤满了讨价还价的顾客，时不时穿插着一阵阵由衷的欢乐。他的助手们认识大部分顾客，依葫芦画瓢地还价，而年迈的玛丽阿姨和亚诺什叔叔也毫不让步。父亲的雇员都是跟着他从学徒做起的；他们从十三岁起就接受他的训练。开门之前他们会打扫油腻的地板，然后呈“8”字形把地弄湿。助手们穿着蓝色工作服，记账员穿着黑色丝绸夹克，而父亲穿着深灰色西服。铁和木屑的气味从我身边飘过，接着是马车轮轴润滑油的气味，再之后是用来包裹狩猎武器的油纸味。我可以闭着眼睛分辨钉子和铁丝，光凭闻味。屋子充满了人、靴子和上午点心的气味：面包、生培根以及插在刀尖上送进唇髭下方的洋葱块。

拉约什·乌维格什可以一次照顾三个顾客，用各种方式抛出寒

1 特兰西瓦尼亚（Transylvania）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，原为匈牙利领土，在“一战”后，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阿农条约，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。

2 纳吉瓦劳德（Nagyvárad）：意为“大瓦劳德”，后划归罗马尼亚，改名奥拉迪亚。

暄和鼓励，还能抽时间问我“过得怎么样？”。他精确地知道你的马车需要什么，在拜赖焦新村，没有一个工匠的手艺是拉约什·乌维格什不懂的。“只要观察活是怎么干的就行了”是他给别人的人生建议。我看见过他一只手卷着烟，同时架起锯子，修理自行车。所以，活就是这么干的。他热爱干活：熔铁、修电路、从蜂巢取蜜——对拉约什来说，都纯属娱乐。他和老农民开玩笑，但不失尊重。他的胡子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润发油味，就像我祖父的，老头子给了他一些自己的润发油。如果有理想胡子蜡香味这种东西存在，那就是它了。

1950年，当我父亲的生意收归国有时，拉约什·乌维格什被任命为经理。当时已经有二十二名雇员，店铺扩展到了公寓的第二层，还把隔壁的犹太教堂当作了仓库。在所有助手中，他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，尽管不如父亲。

伴随着一记喜庆的鼓声，镇里的宣告员高声宣读公告。一支军乐队列队走过。乐队指挥，通常身体肥胖，用充满仪式感的姿态挥舞着他长长的、带条纹的指挥棒。队伍最后，一个矮小的吉卜赛男孩用力击着鼓。歌词变得越来越令人不悦，其中一首是这么开头的：“犹太人，犹太人，肮脏的犹太人！”父亲做的只是关上门。

马粪和牛粪的气味充斥街头。不管大街扫得多彻底，马车和牛车甩下的秽物还是紧紧粘在鹅卵石上。畜群也成排经过，从早到晚，机智地分散开来，占据小巷。牛和鹅像人一样巧妙地找到回家的路。

到今天我还能闻到水池的气味，那里装着来自自流泉的缓慢水流。每星期天晚上它都会被抽干。直到清理干净后才会开始重新填充，这一

过程会持续到星期三晚上。井水带着铁和硫黄的气息，从地下几百米处涌上来，赋予了水池壁锈褐色的外表。它是我们的饮用水，用搪瓷罐运到房子里，然后装在玻璃细颈罐里呈上餐桌。洗漱用水则用马拉的水罐车从井边运过来，倒进地下室，然后用水泵抽送到阁楼。从那里，它就能通过水龙头流到浴缸。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运转需要很多人的工作。我至今仍能听到女佣们唱歌。我们曾有一个年迈的女厨子，雷吉娜，一个温柔的人。当她生气时，她咒骂的是：“但愿他被小雨淋着！”

我能听到教堂会众唱“独一的主”。犹太教堂散发着祈祷披肩的酸味，而祈祷声有时候融进嗡嗡轰鸣的背景声中难以分辨。我可能在教堂庭院里和一头山羊打过一架，抓着它的角试图把它推开。它会略微后退，然后用角一顶，把我撞仰在地。

我的家族居住在农村地区，大部分来自比豪尔县；一些来自纳吉瓦劳德，另一些来自拜赖焦新村、德布勒森¹、米什科尔茨²、布拉索夫³和科洛斯堡⁴。他们是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。大多数人现在都去世了。我的五个表亲死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⁵。父亲的三个姐妹和母亲的两个姐妹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。我的一个舅舅在街上被箭十字党——匈牙利法西斯党——当头开枪打死。

1 德布勒森 (Debrecen)：匈牙利第二大城市，豪伊杜 - 比豪尔州首府。

2 米什科尔茨 (Miskolc)：匈牙利第三大城市，包尔绍德 - 奥包乌伊 - 曾普伦州首府。

3 布拉索夫 (Brassó)：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首府，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。

4 科洛斯堡 (Kolozsvár)：特兰西瓦尼亚首府，后划归罗马尼亚，改名克卢日 - 纳波卡。

5 毛特豪森 (Mauthausen)：毛特豪森 - 古森集中营，位于上奥地利毛特豪森村与古森村的大型纳粹集中营群落。

父亲那代人受的是文理中学¹教育，而我这代人——有纺织工程师、生物学家、物理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数学家和作家——毕业于大学。前一辈人曾是商人、工厂主、医生、银行家、药剂师和配眼镜技师，在被驱逐出境前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成员；我这一代则成了知识分子和批判者：领导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运动的左翼工程师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的被开除医学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义者。

我母亲的家族更为富裕，这是我外祖母，而非外祖父，注重实际和具有生意头脑的结果。与其说我的外祖父是个商人，不如说他是个读书人，但是他有一个极具商业天分的女婿，通过他，家族生意扩张到家具厂、沥青石灰厂和伐木林。外祖父算不上严格的正统派，但是个虔诚的信徒，广泛阅读犹太经文。他同时在纳吉瓦劳德的改革派和正统派的会众委员会活动。他爱好繁复的仪式，但也热爱美好生活：对他来说，从九点工作到十二点就够了。接下来是家庭午餐，午后咖啡，以及用完晚餐的阅读时间——在他自己的独立房间里，因为到那时他已经受够了孩子和家庭生活的喧闹。

他会从纳吉瓦劳德赶来拜赖焦新村参与逾越节宴席。我作为在场的人中最小的，朗读《哈加达》²问题，而他则朗读答案。我们的《哈加达》——包含节日和流亡纪念的《圣经》章节的书——用杉木装订并以马赛克图案装饰。上面还有几幅画，具体来说有四幅：明智的儿子，邪恶的儿子，当商人的儿子，以及头脑太简单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发问

1 文理中学 (gimnázium)：注重学术方面的教育，为进入大学做准备。

2 《哈加达》(Haggadah)：一种用来传述逾越节规定的犹太文本。犹太人经常根据《哈加达》来吃逾越节宴席、传述希伯来人从奴役到自由的历程，以及学习逾越节宴席中的礼仪。